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籌邊論

邊屯責人

邊之講屯也丙寅秋八月經臣撫臣或議軍屯或議民屯閣部無以應則徐曰秋防在邇姑待異日夫閫外之事苟利軍與尊之可也軍不妨民民不妨軍何待卜諸朝乃決事哉議論之不一事權之不一也及事權一矣而議論又不一

顧其人何如耳雖然留萬人屯田軍將息而用之非臨敵事也

邊報責實

田錫有言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無所以寧寬過誤之誅有戴罪殺賊之條而必嚴欺罔之戒妄奏報殺無赦也

行邊責大臣

范文正公備邊第一密爲經畧又請材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半年歸奏更令中書樞密

院細訪熟議今起自遼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
夏甘肅平凉分為二員領以尚書侍郎之職每
歲一巡閱事必實且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而
經撫不患乏員矣公又曰須差近臣往彼密為
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至哉言乎

將材責撫按有司

范文正選將議或委樞密院三班院殿前馬步
軍司進呈籍記以補本路之缺又須別選知州
知縣可治兵者今撫按荐舉武臣多循故事不

如尊委密報明係堪戰者不拘官級草莽之士上其名于兵部部呈御覽註其撫某按所舉此卽進呈籍記之說也奇材異能之士州縣豈有不知倣古舉孝廉茂才例逕達兵部以備訪求可省鑽刺之路通道府之隔

倉場草場軍器火器責成守禦

靖康入犯斡離不逕趨牟駝岡天駟監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毬戲於是導之直趨其所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昔人議築

城護之務附就近君場而營汛聯繫四衛特敕
武臣鎮守故與其有事而擒奸細不若無事而
嚴守禦

各邊管糧責郎科

管糧過判上自督撫下迫軍士無不仰給其權
重其奸積糧米草束經月苛勒多致激變又坐
罪軍吏而不與其發且與武弁抑處漫無綱紀
或云易一甲科推官懸格旦爲升遷出入必慎
兼綜核將領使有所嚴憚爲閫臣按臣耳目遇

有邊儆可實封上聞亦救時之奇也

一紫荆關河套責邊臣

洪武初北邊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大寧革而所存者四鎮耳寧夏肇于永樂榆林始于正統花馬池等堡臨事剏置惟大寧都司興營義衛等衛一移內地而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暨京師單薄甚矣然則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能無設重兵以代大寧而潛為恢復地且復洪武中山后

帥閫之舊俾與宣大列爲三鎭直達遼東亦不可後矣河套一失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今又有插酋往來于其間可不防哉防秦昔之流寇而不防虜未可解也

撫賞責路將班軍并責協守

各邊撫賞承委官員侵尅貨物扭惡必責成路將舉匪其人連坐參處又不如竟令客商至邊平買之爲愈省直班軍備守必連坐協守凡主將年終之舉刺視客將備守之功罪以爲定據

葢協守可以節制路將而不可兼督客將也

守臺并責操部

懸崖峭壁崇岡峻嶺九邊唯薊最固嘉靖庚戌以來督臣譚綸等剏議修邊建臺守以南北官兵我乘高易拒彼仰面難攻可以匹馬不入自北虜内附漸失初意衝要牆臺反多潤畧且南兵以臺為家故不惜厚餉二十萬募集萬人分守千里初時臺未備共在營餘兵名曰操部俾與北兵互為聲援備六鎮發臺耳后遂為常額

建新臺輒于舊臺抽撥而不及操部于是革冗數百即以其餉增益臺兵臺日多兵日少操部頗類贅疣況抽減舊臺兵目以守新臺則沿邊各臺漸弱而操部厚餉虛糜使該管以影射扣剋爲得計宜令三路南營操備等兵官盡發衝要臺牆固守在操兵樂省儹居之費在臺兵亦無獨守之勞甚矣薊之急也隆慶元年題准薊鎮與大衆達賊血戰臨陣斬級一名顆者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兩他邊不得援以爲

例蓋守重戰更重云火焰山一帶數被蹂躪自
史車二酋歸附稍寧至南山永寧在陵京之后
鎮邊一路大石嶺外卽宣鎮懷來大川若薊鎮
古北牆子二路又大舉故道愼之哉國家以三
衞安挿兀良哈等屬夷逆
成祖末年附阿魯台入寇致厪王師及
宣宗朝車駕親出喜峰口猶悍然罔忌舊例如
遇大舉近邊在東協緊急則中協東援西協次
之在中協警急則近東者東協先之近西者西

協先之倘西協警急而昌鎮無事則昌鎮營援
其西馬蘭路兵援其東使三協兵馬不致併聚
一處庶免乘虛突犯耳薊鎮兵馬錢糧原各衞
屯糧及直隸各府山東河南民運又歲運漕本
色十萬石折色十四萬石因屯廢虜入始將兩
淮水鄉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長蘆折布鹽四
萬五千三十三引關中發年例九十二萬三千
二百八十二兩零至庚戌之變又增昌密漕糧
十七萬近又分永平一路增設郎中一員皆爲

此三鎮也薊漢南北匈奴即今薊遼三衛南匈奴也土蠻為胡元買的里八剌遺種遠據塞地北匈奴也弘正及嘉靖初三衛夷情雖驕不至甚且自山海抵黃花鎮則藉三衛作藩司居庸抵偏頭則據林木為固近三衛反勾連土蠻寇遼左而山木砍伐更失地險三十六家之叛所自來矣

宣府宜先自治以援薊保

宣鎮北門鎖鑰金人破遼元人取金悉自其地

故衆論薊保在宣鎭之上不知宣鎭尤重畿輔

東自渤海所黃花鎭西抵紫荆關倒馬關是謂

內邊相應專責薊保拒堵于內不得藉口于宣

鎭之應援而自失其險宣鎭東自四海冶北歷

獨石西抵陽河是謂外邊應責宣府等修飭于

外不得一意于薊保之應援而自疎其防昔人

有云薊有警宣府總兵不待調遣卽先入關緣

必賊已潰薊鎭之牆方可若賊趨向未定萬一

如往年舍薊鎭從滴水崖永寧入犯本鎭半日

衛抵南山一日即抵居庸何以禦之又如往年一犯山西一犯薊鎮則宣鎮何以制之或犯薊以西則京師爲重俱應入衛或犯薊以東與各邊華衛入犯相同宣府宜專防本鎮止于奇遊兵内量選一枝代總兵入關遥振足矣故各鎮兵將于賊之未入也乘障列戍拒之于邊于賊之既入也分道乘間遏之于堡今宣鎮兵先期俱布懷延而賊如入無人之境聞警俱衛　陵京不敢輕戰賊一據我門戶内鮮積貯外無重

援是坐困也

三秦先務

寧夏一鎮屯卒有挑渠採草捲埽守壩等雜差

因寧夏田土賴黃河有漢唐二壩實衣食之源

採草送壩樂供挑濬惟將領占據灘蕩湖道將

採下草柴私役軍士爲累耳延綏鎮揭額派陝

西延安慶陽三府原係本色自布政文貴奏改

折徵軍餉始虧巡撫馮清因之盡改折色而米

價騰貴都御史王遴始開黃河設盟紛雙輸運

王崇古議復本色退餉因延綏在萬沙之中背居套虜無日不警馬每月給料四斗五升草銀五錢今草豆皆乏養馬既難只得棄馬先年虜營頗遠官軍尚有牧馬採草之時今軍馬無可休草豆復貴其不容于不增者勢也楊襄毅督甘肅明罕東諸屬番避居肅州境上其衆滋繁襄毅築白城威虜等七城徙其部落數千人稍給牛具于是離塞四五百里亦一時之盛云

遼馬

會典載　國初遼東馬四十萬匹極爲蕃庶故設苑馬行太僕二寺以經紀之其後生息虧耗以至今日歲發年例銀兩以佐其急乃任意取用唯賄是問每萬必扣二千給馬戶而稱兌必除秤頭委官因而效尤馬盡老弱而無用今月收一匹而明日死此月收一匹而來月死夫如是三面之虜安得不睥睨而狂逞

遼餉二司

有軍而故懸缺不補以爲留餉之地有餉而故

留作羨不爲補軍之用自報羨餘以來原額軍馬每有勾募至送餉司一槩不補因此逃若益衆軍額益虧且該鎮餉銀原無所謂羨餘也自萬曆十四年以後陸續題增兵馬等項歲該糧料不下七萬兩未嘗以增添取給於部發也每歲通融數萬之外一官三載復報羨餘二十餘萬則何術而支餉司然則不於軍之逃故馬之倒失是取而誰取哉軍利于不補而得免勾呼則相率而逃官利於不補而得扣糧料則惟恐

不逃必使該鎮軍馬盡歸於逃故該鎮糧餉盡入于羨餘而後已耶

邊兵數不可少

他鎮有邊無腹邊則夾山海而緣處其一涯如弓背然腹徑不過數十里而邊長且二千三百里他鎮皆一面對虜而自舊遼陽失後虜揷入而巢穴其中竟分遼爲兩段河西却縮於西南河東贅懸於東北又各以三面對虜矣他鎮有邊牆遼獨與虜接壤而處即使額軍十一萬額

馬七萬餘匹亦一無缺猶不足以充擺邊之用而矧曰不補乎于往前屯一帶有汰卒五千皆壯士也拘于汰兵之例而棄之倘以此卒城關外至寧錦臺給工食不過需關門石灰耳又以此抵京邊召募之卒不猶愈于冗冗乎况遼人識虜旗號使居先探虜其偵必實

廣寧兵額

廣寧舊止正兵左右兩翼三營中權犄角聲勢相連將出部推人知自愛其後改為十營委用

閒將盡出私門坐占軍人半爲伴役軍視官爲
贅兵官自視爲傳舍京營十萬之師亦不過三
大營而止今廣寧兵馬一萬有餘而分作十營此
何爲者且各營將領盡川廠閒與中軍千把總
至用八十二員又何爲者廣寧兵馬先年原分
七營至萬曆二十五年歸併三營誠爲有見乃
至二十九年復分十營則又不止七矣追雖移
二營於戚家堡而入營如故裁哨探火器二閒
將而六將仍存恢復之後仍其初制可也

遼餉積弊

遼餉惟家丁差厚其營堡軍士月止四錢或二錢五分每歲折色四月本色八月各倉舊儲米豆向因鹽糧援例人等買票虛出通關情弊以致陳者不出新者不入浥爛不堪而近收者又被官吏插和沙土穅秕各軍雖得糧票多不願關領遇有前項買票者則每票賣銀四五分或付之水火而已

遼馬失亡之故

遼各營失額不行隨缺隨補自追揞綑打之法不嚴倒死一匹遼俗官給銀十兩外又灘派閭户餘丁湊銀一二十兩以此軍士不加愛惜兼之舊帥占盡夷市不論老病瘦弱一槩收買以冒官銀又以軍馬代驛馬盡一營之馬輸流替應而馬缺于奔馳矣十數年來專特夷馬凡土產者雖龍種不得售一錢遼東至今以養馬爲戒而所市夷馬又乘我之急而匿其精壯售其老弱舊規年例馬價解到當即酌量多寡分發

各道買馬操備并舊撫鎮將銀兩收貯廣庫獨
為廣寧買貨撫夷之用止將所市夷馬分俵各
道計所俵不及銀數十之二三而所欠各道馬
價有三年者有二年者及查庫又無存留銀兩
雖遺下段貨諸物約值十餘萬金濫惡壞爛減
價以售夷馬而夷人不收算價以分各道而各
道不取
　　昔年視實數
閱視所至開原不及二百人鐵嶺不過四百人

東協不過五百人瀋陽則抽選鋒者拾數人猶
意廣寧大營兵馬強壯可恃而左翼營不過千
數百人耳

不救開原之失

開原不置重兵則西虜宰賽等二十四營無所
忌憚共效不固與奴酋之交又合而於北關之
奸又攜北關併而開原危北關亦必附西虜以
自固北關去而開原亦危應於開原營增兵一
千五百人以居中策應慶雲堡增兵一千五百

大改備禦爲游擊衙以彈壓西虜或靖安或柴河堡增兵千人添一備禦以防奴衆此救開原第一義也其次則汎河懿路各量增數百人以守要害左山右河路寛不過二三十里一失其據而開鐵之聲息不得南通也若遼所屬惟清河堡最爲緊要其地距奴酋住寨不過數十里酋若侵犯必從此出若我攻取亦從此入而所轄靉陽孤山散羊峪等六堡俱險阨而遼濶難顧乃此堡增兵千人各屬堡俱復舊額改守備

爲遊擊以統之寛奠營暈增五百人與清河衛角相望使𧈅欲南侵遼而憚堅利之在前欲北出開原而懼搗襲之在後此困虜之一奇也又于遼陽協營二千人爲專制東方之討瀋陽量增一千人西防北虜之掠東應撫順之衝而寧前則量增一二千人以佐其弱

紀河東失守之故

寧前一面臨虜又去大營近易爲救援而開原則三面臨虜孤揷虎穴寧前自山海關抵中左

所三百五十里因虜警增置𠫭游者四副總兵者一而開原自清陽堡抵蒲河二百餘里僅得兩游擊向以海建效順未有所增置也廣寧大兵條撥正安堡條改戚家堡條移右屯條置親兵陸續增添營路相接而河東守禦實爲疏濶且旣以河西之班軍減河東之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雙糧而河東兵馬錢糧則有百減而無一增也

遼屯原額

高皇帝以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列衛置戍遂因海上運餉不便令羣臣議屯田之法洪武二十四年收糧五十三萬餘石永樂十年收糧七十一萬餘石其後災荒撥仍數目虧減今雖正數三十二萬有奇而以粗折細却止二十一萬餘石版圖具在而糧數日減者土地荒也　國初額軍十餘萬並無年例銀兩專恃屯糧支給至嘉靖間誌書所載軍馬猶存七萬三百有奇步軍三萬七千四百有奇屯軍一萬八千六百

有奇鹽鐵事等千七百有奇而是時解給軍餉除山東抄布花外部發年例止一十九萬入于有奇因坐食而冒雙糧者多也況自先年改屯軍為操軍耕作之徒率歸舍餘屯軍盡廢而屯田盡荒矣

遼撫賞額設

如市稅子銀原該撫賞支銷者專聽撫賞應用市稅子銀不敷者俟照各邊例會請正項應用其永寧監馬餉銀夷馬價銀專聽買馬應用邊

夫銀專聽修邊應用租課商稅各雜項及紙贖
銀兩專聽賑濟饑民製造器械修理倉廒及公
務應用賞功優恤胖襖等銀專聽本項正用不
得槩指撫賞名色混行動支乃將前項盡數登
入循環歲盤閱事各冊以便稽考凡動銀俱經
該道轉行各官支用完日造冊繳報不得徑委
當季等官赴庫取用其當季官即行裁革庶幾
遼左錢糧不致借撫賞之名而一槩侵漁惟本
鎮原無撫賞從前當事又不據例疏請乃爲一

酌苟且之法而貨馬子銀之名出矣馬市會一
廢于萬曆十五年之時蓋亦爲事例窘得不得
已又于三十九年而復之第不宜創爲貨馬子
銀不過巧托名色展轉爲用馬價之資耳

遼馬原額

遼左年例馬價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
每年部發解遼原爲廣寧遼陽寧陽開原海蓋
五道酌量馬匹多寡均發買馬而設非爲廣寧
六道撫賞設也總計全遼馬驢五萬二千餘匹

頭內廣寧一道數不及二萬計馬分銀每年應
得馬價不過四萬兩耳祗以撫賞故除分馬價
六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外又扣留各道銀一
萬七千四百六十餘兩以一道獨得八萬一千
七百五兩而遼陽等四道止共分得三萬六千
一百七十兩又祇以撫賞外併此三萬餘兩亦
不聽四道領去而仍留廣寧自用以致逐年欠
下各道馬價七萬餘兩

開原邊有二道一爲老邊自慶雲堡西南西北正東東南柴河堡約三百里凡誌書內所載墩臺百餘座皆丟棄不守甎石皆被虜拆去夷地爲板升其地任夷駐牧往來者數十年一爲新邊乃邊吏縮入內地二三十里挑築小壕一道以苟且自衛者自小壕以外老邊以內全然視爲夷物以此瞭守偪近往往邊烽纔舉而虜騎即至開原城下使人不及備

遼無人無食

自遼之無人也舉族被虜田土抛荒墩軍盡不得不貼以堡軍堡軍盡不得不貼以營軍額糧虧京運自不得不多說者但謂軍不必增一清軍而軍足不知遼無人可勾也但謂餉不必增一清餉而餉足不知遼之無人辦餉也則搗巢開釁以其卒予虜也

邊墻城堡擇先重要

河西邊自關以東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潘以北蒲沉開鐵一帶村屯已盡虜覘吾

邊堡則邊堡爲重自瀋以南遼陽海蓋一帶人居稠聚虜覬吾村屯則民堡爲重凡中路驛遞城鋪在廣寧之閭陽十三山凌河一帶得錦義爲外蔽似稍緩而村屯依焉則當視與民堡並重在寧前之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一帶去邊僅咫尺地最稱急而軍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並重在遼海之甘泉鞍山長店南沙河虎皮北沙河一帶去邊三五十里在緩急之間而遠近居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民堡並重其新奠

永奠孤山鹹場瀝馬吉散羊谷馬根單東州會
安白家衛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咸遠等堡
皆東夷所窺伺則當視與遼西邊堡並重湯站
鳳凰城鎮東鎮夷甜水威寧奉集析木城等堡
皆東西夷所常犯則當視與遼西民並重前寧
錦義正安鎮武等處千里甌脫而閭陽十三山
右屯等處為必受之區則重蒲河汎懿開鐵等
處一望丘墟而遼瀋海蓋人財輻湊則尤重

遼東墾荒

如河東自三岔河起至開原沿邊順長六百餘里居民開墾荒田有抵墻下者種出亮子河外者而秋來零竊絶跡農家樂業孰謂壕墻無益哉

兵制內輕而外重宜矯用之京營以作邊

兵之勢

祖制自不可易而有事改用戰將六員嘉靖行之矣文官內重外輕臺省出爲郡守固也兵制無不重總兵輕營將倘能使京營中課三年練成戰軍戰必勝攻必取大將擢總兵副將擢副總兵天下總兵與副總兵不繇京營出者皆不得與斯選則猛將勁兵皆萃于京師矣此萬世之計也營卒素惟怯敵至奔入城城外無禦敵

之人誠能使戰將將一萬于德勝門京營文武衙門太僕移駐焉健馬五千就水草而牧其東則張義門盧溝橋皆可軍可牧也亦以戰將將兵萬人騎五千兩軍遙相聲援寇至何患乎

京營論

標下官員以五百計世冑百人耳武舉廿餘人耳會舉三科各四五十人耳其納級指揮加級中軍征東西千總遞授鎮撫名色把總冠帶舍人持馬牌差票聽用者納級鎮撫尤冒濫甚多以豪奴稅棍亡命無賴充之京營科道薦額不過八十人而納級居半惟明詔止之無逐革之名收簡練之實庶不至藉刻薦媒部推而舊例年冬寄耳目於將領將領寄耳目於中軍行賄

營求惟選鋒把總爲最各營千總次之把總又次之生辰彌月佳節皆有餽冬季扣糧春秋扣錢何憚而不革也選鋒以備非常設在二三百里之外將安用之人畀一馬祇誨盜耳挑選五著一急着也其僑寓在京亦許補缺而建造營房以居跳蕩之輩雖遠在郊圻聚之輦下矣

捕酋論

習令色令被捕擒歸附以東西兩哨兵馬弁豐州灘大小板升獻于捕板升華人也嘉靖中叛

逆趙全等爲嚮道集被虜萬人于豐州灘東西

一帶立爲板升猶華人言村落房屋也桑種飲

食悉如中國所變者胡服耳自俺款後板升俺

義子恰台吉所統酋納款六十年今有衆十數

萬而板升富强甚習內地情以之穴能無防乎

情故元裔夷使領賞賣馬必由兩哨遠在東偏

積釁有年素囊物故卜失兔幼且弱居河套情

突于七年之冬傾巢而來陰讓奴路陽托報仇

殺哈喇兎直抵殺胡堡克歸化城奪銀佛寺掀

習令色令而追迫卜失兎妻其妻軍其軍十一
月與習令等盟歸化城以合把氣喇嘛守之東
行降兀慎擺腰明暗等酋十二月扎營獨石邊
外舊開平所要索賞不經崇禎元年春殺那沐
見台吉姑示羈縻勿絕而已蓋蠢蠢矣邊吏洎
於及夏悉寘度外不偵不禦五月十一卒生責
英恰等于新平堡初因索賞辱我將官借釁犯
順二十九日從鎮川紅賜驟抵大同城下城內
馬兵不滿二千步兵三五千竟以喇嘛止戰不

傳烽村屯絶無收斂非代府衿紳協守縣令擒
梟奸細岌岌乎彼且十萬越薊門而不知殘我
屬夷而罔恤招之使來而又戒勿砲擊重城之
內不滿萬兵大可念已

揷酋諭二

奸細既獲城困難克扎四營于東堂坡海子莊
李兒村四掠村屯渾源懷仁桑乾河玉龍洞劫
殺二百里婦女裸衣赤體賊衆五日酣飲道上
惟憑剽擄勒聆往來講賞而已虜至不傳砲

火虜去來散供兵首十六月初四日出邊九月闖
與卜失兎永邵卜火戰私卜五榜什娘子破走
兩家令宰生命托氣喇嘛追逐路殺秋夷都司
吉能兵馬之半又陳兵延寧邊外窮兵追卜拉
併講款于督師嗟乎挿若東犯捨居庸而走永
寧南山四海冶靖胡堡則　陵寢急南山一帶
擐甲枕戈即敖廢之犯永寧愴惶失措况挿來
哉

插犯鎮川竟無傳烽方報辰至邊而巳巳抵大
同豈十萬插兵一刻同至皆邊外不設遠探邊
內無烽火故也宜令土著軍在墩臺者時刻瞭
望否則坐悉遊守把而大同兵號八萬選馬兵
二萬爲奇兵號選鋒以備衝鋒陷陣馬步一萬
爲正兵號壯丁以備安營守寨馬步一萬爲伏
兵以備設伏哨探分爲十營訓練餘五萬守城
瞭望而已雲中素號不毛邇糧速給不待再計
饑荒之后設處糴價于附近收成之處收買雜

粟米豆賑濟接救勸義輸助亦急務云且兵額
計有三萬萬曆十九年裁定八萬今堪戰萬計
草料止給春秋三季每匹月支豆九斗穀草拾
斗豆束如折色不滿七錢夏秋則下場野牧耳
全鎮城堡俱設倉場召買主客糧草每歲戶部
分司發銀召買隨買隨放向無積聚倉廒空設
卒然饑旱何以應之

插酋論四

插連奴不待言其歸巢不歸巢不必論三十上

家之從揷行者在邊堡而嚮導者亦難悉數顧我備禦宜多算如揷旣議路塞又不能速兵售大寧二帶則開平獨石逕犯薊宣之路作何遠哨作何堵截坊繳千百里入無人之境如宣府張家口大同大市口新平路得勝堡殺胡堡係順夷進貢開市講賞之處小市口鎮門堡守口堡助馬堡寧虜堡雲石堡迎恩堡滅胡堡俱係極衝作何哨防宣雲因兵餉補款金精卒盡于遼東迄今缺伍雖餉措補甚兩難矣一旦單于一隊則

衷國殷為藉寇不啻隙矣何道而使恩威皆自
我出機柄皆自我操不可不熟討也

插酋論

大同邊長六百四十餘里北連諸路西接套虜
設大邊二邊三邊北失青山離邊七百餘里青
山南為豐州灘離邊三百餘里灘南黑河離邊
百三十里左有雲川玉林等十二城舊設邊墩
聯絡不絕今多傾圮雲中重險盡失僅守二邊
於是趙全始授攻城之法春胥燕代歲無寧日

而倦苦爲最今撫賞舉動亦大可訝豈州多華人非趙全更不乏也今其所遣往來張家口者多係我降將況哨探憑通官之言通官月食糧一兩四錢以惜于虜其獲甚厚似宜于文武考科及世官奇才異能立爲典屬國都護四道出塞仍令通官爲副懸不次之賞以待奇功若鬼併堡齊力多備戰馬舊有戰草二百秉棄之禁痛巳三十年亦宜講求而京都之次山西河南[illegible]道爲之奈何谷道卬及畢嶺居庸關實無矣

之司其出入邠洗馬林柴溝張家寶西路承寧鎮川鐵門瓦窑陽和後堡與得勝殺胡新平皆緊隘也鎮川堡尤急矣東即陽和東北直接張家口西即兎毫河殺胡堡過此為大黃河折而南大同正西平刑老營老哦地河流可渡若虜入套而出犯路必由此堡有五營轄地八千里三營在邊以當其衝兩營在內以為犄角然無重山大河為之障堡牆卑陷土皆沙礫插柱牧造椿鈎挨牌而且筐茶以行奪中國之利耶雖

然二鎮自備族二將選練堪戰各有二萬人云

捭闔論六

初講款七萬今倍溢額捭每挾賞令王子乘馬亘入高宗迎風金帛動數萬計張家口二虜虓虓人犯之路也

捭闔論七

京民二運缺官雲餉以百萬計又多旱荒赤地馱運皆絕誰攜資本于絕塞逋欠多而功令迫設法徵求寬嚴互用則可自榆關至居庸長城

界限居庸至宣大賴邊牆耳款市以來歲修竟
爲節省張家口市吏之馬初以疲馬易七金餘
猶得數馬子金甲辰併減半價妄報要求今并
其馬不來軍人朋合之苦每一馬給軍喂養歲
給僅四月月僅四錢放青之期牧地勢占每每
倒死本軍不能償波及同伍則戰馬竭矣又況
戍卒每採鮮哨役搏獸宣大所獨也急令薊鎮
兩轄之地分修分防又令某邊援某邊某堡應
某堡宣府急北路大同急西路西路乃山西之

垣墉實京師門戶云

海防會哨遠哨射手論

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譚綸總兵戚繼光八閩每寨設船五寨中分二哨𨑹大洋賊必經之處又于道里適均海洋定爲會哨之地北抵金盤南抵柘林刻船呼應不絕萬曆二十四年復有彭湖之設自額設衛軍足不踰帀會哨法廢種種召募徒自煩擾請于四十二灣漁舟厚其餉令遠哨庶不至臨敵忙亂昔年以四十五司四千

五百之射手恭布作勢令寨荒官惰化爲勾攝復尋初意隨地皆殺賊之人矣

急救平陽厚備中州議論

撫秦勦晉一時權宜而其禍必中于晉無他順則撫逆則勦秦晉一也亡何澤州大警下大行陷隰州驅洪洞晉禍遂烈平陽一郡數百萬財賦三關兵餉所自出救師不宜後于登萊而太行直下中州殷鑒不遠予過磁州每爲深念云名爲毛兵其實何有河流方決又恐異軍蒼頭

特起憂不在山以西下

屯任法鹽任人

屯冊藏南京後河先取抄呈至户部一省直巡撫各一而先以可行易行者試之一方業有成則以例其餘先定原額徐酌變通以從前侵占私責等弊一切赦之仍寬兩年子粒而後諭各行半金半粟之令此謂屯任法霍公韜曰九邊擇廉而才者爲屯田都御史兩淮廉而才者爲鹽法都御史俾兩人如左右手孜昔年多以侍郎以中丞似宜復舊而其餘改用甲科總之鹽

臣絶閩說數十萬可觧于國如前傳塩院願擕
十萬塩貴州軍足風矣此謂塩任人

京師防禦

今之　畿輔卽燕之故地也當時之君非防胡西敵秦東南備齊與趙無日不奔走盟會於中原又捐千金以養死士其民飲酒擊筑蹴鞠馳馬相樂相泣金臺碣石之間利饒棗栗支數年未嘗動稱匱乏也今乃地利如故生齒日繁而蕭條之景實倍於他郡邑焉縣官一月不啓庾或折色焉而穀價湧貴矣貧瘠若此何以示重天下其弊皆起於本土賦役不均防害無策

興利不實也何謂賦役不均　輦轂之下士著有商役之累焉凡　宮中府中之用一以需之貂璫又逞其血芻焉吏胥又巧其科捨焉故中富之家不歲而鬻男析產者纍相若也近郭之縣公侯戚畹之莊田在焉或豪民投獻或憑恃吞漁地歸大族賦則民償故窮簷有無地一隴而賠納及累世者民何繇聊生也何謂防害無策郊邑之害有三曰渾河曰啊馬曰馬政渾河古所謂桑乾其改徙固無定矣然因其勢導其

流預爲堤堰以防之禍猶不烈當事者輒漠然視之及秋濤一作邑井爲波而脩築之費又置不敢問也响馬成羣公行城市然與共虚言捕緝何如平居而嚴行保甲之法至於馬政固有定制矣然馬一落貧民之手倒死日鬪而追賠之令無日不下又甚者富連阡陌不無漏籍牧之民者其害也甚矣內郡有司莫若約其丁税所出而歸之於官官爲之擇地立羣長以牧之法關陝監苑之制民田不少蘇乎何謂興利杢

實今　畿輔之縣無處不有拋荒之田東南等帶諸淀鈎連會于直沽如武清有三角淀寶坻有七里海足以浸灌數千項今皆棄爲汙池誠師虞集海田之議用脫脫營田之規處處核實處處開墾歲可得粟百萬斛一以省京儲一以歸遊惰賦不必加派而自足矣今者日講與屯足不履其地手不畫一規千言縷縷何裨實用耶所謂弊不去利不興利不興國用感無籍之民饑寒日迫必轉而爲盜漢唐之盜皆起於閭

下往者流賊之變亦起於文霸之間若永平保定河間即漢之扶風馮翊也今皆不宿重兵於此故寇賊縱横蹂躪毫無顧忌耳誠倣三輔之制置名將緣土著耕屯孳牧於其間東西有事借以爲犄角之勢無事則分巡遠哨畫地而捕歲計所獲多寡一如邊功敘之則聲靈赫然盜不期息而息矣可以衛京師可以爲沿海聲援可以收亡賴爲我用可以讋服邊兵驕悍而使之不起將見精神振而氣勢張根本固而肢體

從矣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者聖人所以
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以拯危殆者也故曰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周立司馬之官因井田以制
軍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以
守則固以戰則克有發則征然要不過二三百
里之內而已自後世始有調撥之役東或于西
南或于北然亦未有馳羽檄于五六千里外而
致勝者項奴孽匪茹羽書旁午天下動 王之

師悉集京師甘肅兵西非非號稱最勁而主者又稱非邊良將既赴援行且至安定諸軍皆不勝內顧藉口餉薄譁然而返奪金殺將大中丞按轡至蘭乃始安輯其衆斬渠魁四人半率之而東而以其餘西歸然勢已岌岌乎殆矣粵稽

祖制師京大約宿軍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能過此而括諸省之兵不能當此也故宜守則國固戰則國威乃馭之無制稽之無法訓之無方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

公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隨役而備役使其聽
操練者大率其老弱不勝甲冑者也且馬多羸
瘠器非犀利欲以折衝禦侮也得乎若得其人
整蒐訓練毅然改軍制一切以軍法從事萬得
有警又安所事四方九邊之士乎哉且 國家
之有真保河間薊永此即古者三輔之制所稱
漁陽燕趙則又古之强兵勁卒在焉今宜於其
原衛原營或清補原額或召募新添每二三百
里設一遊兵營或一千二千或三千營設一遊

擊中軍千把備焉各爲操練彼此犄應一遇烽警隨即赴援內外固守遠近合設羽檄不煩而風馳雷驟飛輓不費而士飽馬騰千里之內有百勝之功矣此兵東西應援辛苦倍多人馬餉料似宜加厚則又所以均勞逸而勸忠勤也且良琢保定之間爲京城扼塞若不備守使狡虜一旦得以萬人奪居於此是斷吾南北東西道也卽使徵天下兵使盡赴調亦安能從天而下哉今有新營重兵屯駐則近戰遠援惟吾所縱

關門布局分防

當以兵二萬馬一萬夾關內外而守之一鎮一道一廳儘足矣南北二部若可廢也似宜改北部爲北協轄沿山一帶以至關外一片石止又改南部爲南協轄沿河一帶至關外中前所止其守之必夾關内外者何也葢關城東邊一面延袤二十五里城分四段任城與南北邊城斷而不通羅城又與任城斷而不通議添木梯三

之可乎今以萬餘兵擺城垜猶難遍況攻南邊
城而北不能接攻北城而兩邊城不能接攻羅
城而北城又不能接故謂夾關內外以守也關
外自北沿山三十里至一片石稍北而鐵場堡
自南沿海而芝蔴灣及中前所亦三十里實相
𮊚爲關城外護焉若遇賊不能堵截則放之來
關以一片石中前所互兜其後爲背擊再以船
兵忽從關內放出芝蔴灣與八里鋪合爲腰擊
如此賊潰而過西則關矣潰北則山矣潰南則

濮矣不爲亟絕地此時一經挫則砲砲舉賊能公耶顧尤恐亞三十五里之關城地曠而兜難則莫於八里鋪設爲應援益八里鋪稍東自北山三道關起至南海之蘇灣止比建關地面轉狹僅三十里耳當時有欲於此添一帶土城者是又一城矣安得多兵守之現有建五臺者然臺稀砲不及放止須以一營兵任八里鋪添臺十五座而爲三十臺品字布之可令臺上打砲臺下即握週廻三四丈深廣之窖亦品字布之夫一

管三千人每二百人掘窖兼築一臺就此窖討
而砌之不過月餘可辦自臺窖以外止剩路二
條通行走每臺五十人守之空心四面高低打
砲止用千人不巳愈於關之萬人乎且三千人
以一千人守臺五百守八里鋪皆爲練兵矣不
河以一千五百爲屯乎一兵歲食糧六石人止
收其十二石而三千兵之本色不可量省乎且
於路之南非每五十丈品字植棗柳二行如此
以達片石中前三十里隔絕馬足使必繇此路

關宗不益嚴耶猶恐奸細內伏平日可設鋪總
清之猶恐潰民之忽混則臨時開一片石以放
之
前屯之中前既轄于關則促而前之蓋前鎮原
轄中後今可轄及中右而止焉兵一萬七千馬
八千儘足矣本鎮兼馬步五千船兵一千兩所
兼馬步兵各三千所隸邊堡十餘約四千驛站
及衛所千餘然以堡分隸于營營則直隸于鎮
斷不必再設于協也道即關道可兼之加一縣

可也寧遠之中右既轄于前屯亦促而前之益
鎮原轄中左今可轄杏山松山而止焉兵二萬
馬一萬儘足矣本鎮馬步五千覺華島船兵二
千中左杏松兼馬步各三千所隸邊堡十餘約
六千以有撫夷口應多設防也驛站及衛所千
餘亦以堡隸于營營統于鎮更不必再設協也
一道一廳可也至松山而爲内地一大門牆矣
自此正東而往小大凌河者則爲中衛防焉賊
渡三岔河從高平沙嶺至廣寧而壯鎮堡閭陽

驛十三站雖尚平百里遙固受敵之正衝道自
此稍北而往錦州者則爲北冲防焉若較中冲
少迂然從瀋陽出黃泥窪渡西谿廣寧邊徑從
義州達錦並最捷徑自此稍南而往若純渚則
爲南衝防焉其谿社家屯東至三岔河亦百七
八十里路比淩河不甚異但出海口止二三十
里其從三叉溝渡娘娘宮徑襲蓋耀而固守之
是爲扼吭而守金復在其後矣然氷泮而渡則
爲絶地胡以濟應氷堅而渡則爲共地我憂奔

突前經略閣部皆營積於此非無意也
議者移撫於義州之太康堡者不爲無見其防
凌河也此爲正冲與右屯錦州各止隔三二十里
犄角互用其妙無窮即是十三站間陽以及北
鎮就地制用其防右屯也我渡之於氷泮會不
易彼渡之於氷堅實甚易但就葦荻而設伏就
坑塹而設險就曠漫而設疑就氷凌而設陷設
謂於此三處決須設三副總爲三協焉然要協
隸三鎮之下以凌河協隸于寧鎮以右屯協隸

于前鎮以錦州協隸于關鎮或提衛不便徑於此另設一鎮加一道一廳分則各守合則互用嚴之功令使信地不能踈尺寸策應不能遲晷刻而戰守之機在我矣其凌河協則與馬步兵一萬餘十三站閭陽驛壯鎮堡以至廣寧處處布設且練且屯且防焉右屯協則與船兵三千又馬步兵七千東自杜家屯至西寧南沿海處處布設且防焉錦州協亦與焉步兵一萬餘幾達寧各邊堡處處布設且練且屯且防焉本鎮

則與馬步六千以爲中權出奇之用統計三衛防止用兵三萬六千合之寧鎮之二萬前鎮之一萬七千關鎮之二萬止用兵九萬三千於十萬之數尚有餘也如此畫地而分布之即如此畫地而責成之以此爲守是有重重藩籬之守方爲實守以此圖進是有節節後勁之進方可實進

蘭州備禦

蘭州備禦都司二員原爲甘肅鎮統領臨河蔡

鞏洮岷甘蘭八衛所班軍者也軍大約一萬有奇始設于莊浪等處分派兩班輪流防禦自恢復松疆以來奉文議革免其上班將各軍原舊上半年在倉月糧銀內折半扣解莊凉名曰班銀在彼召募土著充前班軍以備防禦其扣剩班銀並原在地糧石仍給各軍支食以聽差操而二都司駐劄蘭州每歲防秋發防於道屬邊堡冬春放回此項班軍舊不隨營操練錢糧亦刀且不知爲何物即奉調防範亦每視爲故事

疆者在家弱者撥發正身在家替者撥發及至
防禦處所亦不過以補工程修水口爲名耳以
有用之軍置之無用之地以有額之餉糈之無
用之人無裨實事今旣已議將甘蘭二衛之軍
盡數入蘭營之内又以臨河二衛之軍揀精奏
景古之營其餘選剩則臨衛宜歸臨營河衛宜
歸河營各隨大營以成操練又再將各衛所州
縣原額備禦民兵暨鞏昌見在遊兵盡數查出
其二都司旣以一員改蘭州參將今仍以一員

加遊擊職銜統秦鞏洮岷四衛所官軍駐鞏昌或秦州充爲遊兵營在彼操練專備調遣應援之用馬以上歲用班軍月糧俱准全給其折解班銀行令河西五道查處抵補馬匹各於所在茶馬内儘給如此則官不外設兵不外募稍不外增一轉移間而兵與餉兩有實用矣

河北防禦

自流寇震隣以來大河以南所當容布而設防者無如黄流兩岸大河以北所當扼要而制奇

者無如太行一帶查輝北八十里接林縣界古名林慮是也此邑正西鄰山西壺關縣西北鄰山西平順縣西南鄰山西陵川縣賊從陵川來則林之陸嶺小落店二地其賊所出入之境此處宜各布鄉兵晝夜守之賊從平順來則林之斷金橋魯班寨尖湛口三處俱賊所經繇之地此處宜各撥鄉兵晝夜守之賊從壺關來則林之嘴子村花園村二處皆賊所必入之境此處宜撥鄉兵晝夜守之而離縣四十里更有一山

谿驢寨者四面懸崖陡絕中有一線鳥徑可通人行其上平坦有土可耕約有五里許水泉也其餘處聞故老相傳為前時曾有流賊據其巔致逃數年始下其勢不亞冰峪村馬頭山故事昔曾設巡簡司并建營房練兵其上今荒址尚存而間為空山久矣本道前慮匪寇狂奔繳百戶陳植領府兵一百名駐防此山以其山有水有草可戰可守真練兵之上游也似當仍復舊制常建虎豹在山之勢則林可無慮矣從林

折而北行八十里逓涉縣界涉西鄰山西黎城縣西北接遼州界西南聯和順界相距各數十餘里而黎城頗近皆有高山峻嶺若天塹之限然至匹馬不能飛渡者若西南地名响堂舖離涉二十五里有邊墻一路兩岸夾山峻絕此地設鄉兵守之眞以一可以當百矣墻外卽黎城地方行二十里名小山口又有邊墻一路再行五里許兩邊大山中有大邊墻一路關門一座額碣刻中州外翰四字詢之故老云嘉靖廿一年

五年間因北虜入犯時河南撫臣李公諱宗樞
疏請燕豫晉三省錢糧而創之者惟河南工費
倍多約金錢以數萬計彼時該縣曾設守備宿
重兵以守之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爲何物矣
但今磁既宿兵則涉之守備官兵似不必另設
也折而西北離涉四十里至鐵脚峪裏夾岸兩
大山相對俱有邊牆中河口相距三百步舊有
關門近被山水衝塌又行十五里至毛嶺山頂
尚有巡簡廳今無官又下坡里許有大

路東西有敵台尚存東南有舊關券門長約里許俱被山水衝壞此皆涉之險要隘口俱當派布鄉兵盤詰防禦倘有狡啓不妨赴磁請兵可朝發而夕至者也則涉可有恃以無恐矣從涉而東北即武安之內地也武距磁頗近在涉之腹裏故武又視涉爲外藩而涉視武爲內翰矣武安城西抵山九十餘里地名高冠堂四山壁峭高可千仞中有邊牆一路此地以十數人守之賊不能翅而過矣再進而西有十八盤路更

險峻亦係要口再折而西北去縣三百餘里有摩天嶺路近北直順德沙河地方山愈峻絕俱與遼州接壤以上皆係武安衝口似當設兵防守第山中枯無人烟棲止恐官兵到彼無處安身得一適中之地名陽邑鎮爲該縣三路要區居民千有餘家此處團練鄉兵百餘人可以照管三路再同固鎮巡簡弓兵相爲呼應則武安可保無虞矣此守輝北三帶信地之布置也

瑞金縣備禦紀事

辛未二月二十二日巳時流賊數千從長汀賴坑小路突至瑞金縣南門岡札營鬪旗放銃焚屋攻圍城池汀州府呂羊角營援兵不及至王學博魁春署邑事激諭鄉民排門兵埋伏廿五日辰時與賊交鋒多設疑兵生擒三十餘名斬首四十餘顆賊勢盡行焚燬奪馬銃鎗刀鑼鼓旗鈀硝磺鉛彈禽書青圖書等項奔潰福建古城地方奉有以署職能竣勵兵民多所擒斬推與

忆録之旨夫一教官尚能禦賊及是揚各省
嚴備何至壬申之流毒也

金陵防禦

金陵設立教場大小營神機營巡邏遊巡營新江口營邇因關白之亂添設陸兵水兵營又勦妖變添立標營京營兵舊十萬有餘後乃日朘月削今大教場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九千一百有奇神機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奇總之不盈三萬內則徒手寄操居十之三老稚疲癃居十之九所恃者止陸營之一萬千八百水營之

二千七百標營之一千三百餘人而邇亦非其舊矣且逃亡住糧詞訟作鈌避勞就逸隨時與去有鈌無補一去不復數年之後寧復有兵丑非門戸浦口營兵三千池河三千名在實以萬曆十六年兵部於毎營題補至一萬一千三十五年題准選狀丁以充鈌伍而當行不行耗而益耗者又五年查出十二年舊額將五十餘衛軍不論正餘盡數挑選少年膂力壯健心神朴茂精彩煥發者儘作營兵最上爲選鋒次即

爲常伍有餘則補作駕船守門諸役于各營內汰出懦懦矮小力差弱年未衰者充大小衙門官府跟隨導衛之用法行自上始舊有仗財營寄投托隱占者勛功卿第各自清查但係衛軍送還本兵一體審發用此法選補于大小教場各宜補足一萬一千神機合巡邏遊巡亦然新江口總不能復舊額一萬七千之數亦宜選足一萬二千五百人浦口池河亦先選各五千連絡犄角聲勢相援至于

孝陵原額三千今亦宜于本衛軍餘挑選足三千寄操諸軍此空勢應撤回彼空自爲簡補祖陵何地毋管仍須取壯丁三百名爲聽補軍遇有事故兩營按籍取補無煩拮据捍外衛內策無踰此

祖宗執府衛爲兵戰則領符散則歸衛者爲子孫練兵之良法也即月米爲餉正軍一石餘丁五六斗者爲子孫省餉之良法也即各營精兵共萬六營水營亦各補足二千則彼此協力合[illegible]

一體新江口船舊四百有奇今存者百十隻耳
風雨朽壞薄板稀釘竟難衝浪水營兵船多不
滿百貪弁染指柳質易腐近更修飭載兵無幾
篙師舵工手疎目炫膠舟可虞合無以造船職
掌總屬兵曹專督歲修更有宜議復設者諸營
外列江口最要
成祖屯重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率之舊例官
軍任宿早晚點閘跬步難離今厭薄險遠如樂
飽煖官棄伍而家居卒捨舟而城處縱舟漂泊

寂無人知焉其所以則江岸傾灘營場圯壞將臺軍壘湫淋瀉湍重鎮軍機廢弛至五六年矣嘉靖年間兵部因事預防有四面營盤選鋒伏場之建南如石子岡東如土山西如望江樓北如仙鶴觀麒麟鋪東山寺等處墩臺壘槩一以控扼地形一以埋伏人馬承平日久或土民侵占或荒蕪積草今西尚有而東南北三面曠然失陷舊趾可尋可不亟行查復整立守望春秋閱視播威武以攝不軌之民乎新江口抵江滿

驛三十里程耳近開新河相望頗近三䒷葦可渡
宜有重險以限長流孰若新江口船額告復其
舊分支船以衛浦口東西兩岸對守戒嚴賊從
水則夾擊之便從陸則攔遏之易乎
嘉靖中倭亂招集義烏江陰靖江崇明人爲兵
費用甚多却專在畱都作賊吳悟齋目擊其事
盡汰遣之昨壬辰倭侵朝鮮於中國未有一矢
相加遺也而本兵與操江四出招募羣不逞之
徒麕至戊戌北部調三千人往戍旅順矣復招

集以補之旅順兵還又增二倍此時正哥造房屋承甲戶兵二部給粮餉糜費不貲地方何嘗得分毫之力今羣聚城外夜則羣至人家刼其財物亂其婦女居民盡移入城中然羣盜亦隨以至矣

倪文毅公嘗疏乞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二方之地俱近黄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繇此而通卽今鹽舡木筏往來無

滯令令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千里接連洛河亦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涇陽河可通慶陽及龍閭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舩

此宜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隨運某處可以立倉倒運某處可以造船裝運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澹泉鄭公云南都水軍勝于陸卒營馬壯于江船此論非也觀鼇頭何如爾

國初起運船皆造于南京龍江關提舉司永樂年間省直糧米運淮派撥軍船因改建清江廠于淮安宣德間各省粮俱改本地交兌船亦撥

回園造淮南京軍船不過江止寄泊瓜儀二壩江南糧米仍民船裝至壩交卸故船仍在淮成造至萬曆元年改瓜州壩為通江關南京軍船徑過江直抵水次領兌漕運都御史王廷瞻題請工部覆議遂將南京各衛運船復歸龍江廠脩造緣各衛軍任南京費出南部木係南關抽分以便就便故費省而船固二十八年淮廠匠作鑽謀運總條議改歸清江廠木價既多且匠作不堅板薄釘稀不久輒壞兼以軍士守候經

年運官監督不便而空舡回塢看護尤難南科
祝世祿隨疏其苦下部未覆邇年丁甲疲累日
甚萬曆四十三年南大司馬黃鍾梅公乃上疏
請復歸龍江廠聽南工部自造此誠甦軍救運
之急務乃　命下未覆
萬曆四十三年武選郎王宇議將各衛船甲酌
量丁力通勻增減以救之葢諸衛運船不齊有
踰百六十隻者有少不及二十隻者向原隨丁
力而派日後人戶消長衛事變更昔繁今簡者

雖增之不病其厲昔殷令乏者非減之莫甦其困矣況增者僅數隻而減者朋至數十隻酌盈濟虛實急救運困第一議 南京起運漕船

南京之險唯在長江夫倭寇入海抵龍江關但四五百里設中原有警從襄樊順流而下直搗建康或自淮揚而來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猶有險可據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則我已失其險而 朝廷所設重兵十萬之衆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斃耳今江上之守獨操江有少兵亦甚

單弱南京兵部略不干與而宿重兵于無用之地甚非長算或云操江都御史當開府于儀真督率江儀真等衛兵專習水戰南京于京營中抽選一萬餘人給以行糧以兵部一侍郎領之亦在江上教習水戰苟一時有事彼此策應則長江之守庶幾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根本之地始為有恃矣科中建白後下南京大小九卿議報有阻之者其議遂寢用兵先得地利

糴南京倉米者買軍家籌到倉會支初至時每

支米一石量出一斗米皆精好至丙辰年止穀
正數後漸減少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而糧穀
幾半遂啓庚申之變繼此呂沃洲爲總督知其
故遂較勘斗斛時時至倉巡視各管倉主政初
皆遵守約束收米皆不苟 倉米減少
太祖順流自采石取金陵
成祖逆流自儀真入金陵長江險矣而江防爲
要宋人之言曰屯兵據要雖在于江南而挫敵
取勝多在于江北 江防

乙卯年倭從浙江嚴衢過饒州歷徽州寧國太平而至南京纔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兵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城百姓皆點上城堂上與各屬分守各門雖賊退不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密平日諸勲貴騎從呵擁交馳于道軍卒月請糧八萬正爲有事備耳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門即張皇如此寧不爲　朝廷辱耶倭既殺敗官兵即日宿于板

橋一農家七十二人皆酣飲沉睡此時若有探
細人偵知其實當夜遣一知事將官潛提三四
百人而往可以掩殺

楚吳防禦

楚故有僞漢餘孽今變爲戈陳二姓家世與國大治蕃衍實甚而好勇倔强不服國法尤其本性近雖有緝捕府之設而尤難制馭彼其人共一族則其心同居聯二省則其地利設爲不然之慮則首禍與蘄次及江鄂仲足向吳會旁及豫章此順流之勢也法當于興蘄之間請置遊擊官一員宿精兵教練使彼慴肘畏望而又勑有司撫馭得宜則自不敢爲難首也

試觀楚邊辰沅鎮筸流賊蜂起時而遊刧四郡則曰鉅盜時而潛入苗巢則曰內逆南過桂竹而羅兕椎結爲之輔車西至夜郎而焚醜雕題爲之唇齒憑恃叢箐驅使諸苗下而洞庭則九江一帶五谿雜處更便於狂湜憑陵飄忽風濤頃刻千里即岳陽守備鹿角巡司然一隅之防豈遠馭之略也又下而金陵每恃長江爲天塹往者嘉靖壬子乙卯間捷如風雨暴如雷霆波濤荻草及爲盜區矣安所畏江狥徐邳以南皆

咽喉之地中州以北又交錯之方每見此間響馬猖狂鳴雞夜發設使遠通寇近通盜連横約結斬木揭竿則今之荻港錢家山三山夾等處皆可依爲穴禦江則趨陸禦陸則趨江萬一直擣晉京患可勝言哉故采石必設沿江之屯則金陵之門户可固馬家渡永河等必添防戍之卒則金陵之肢節可寧

楚地廣人多素稱澤國田瘠賦重加以衛所單弱急宜擇清廉縣令悉心撫字清查衛兵挑選

訓練至若蘄黃之間與弋陳接壤不時盜發猶爲地方之憂今宜勅各郡於凡鄉村之中戶編壯丁毎村離五六里總路處建一高樓上置大鼓一家有事則鳴鼓本村壯丁各執器械救護一樓鼓鳴則各樓皆應各村壯丁皆持刀于各路守把

揚州防禦

揚州古維揚地也其地南拱留京非以長淮爲委流迤西有上下三江抵鳳泗　𥅨陵在焉直

浙寇新防議二

邊海自廣閩浙迄遼一萬四千里之遥盜賊多起於閩中彼地窄民稠以海為田凡商於海者屢被漁船劫掠亦不必專在於盜故漁船可用也不可恃也今敵亦用之矣且閩多通倭之船或有遭風失利即帶賊倭幾人帶倭衣倭器回至海洋即奪漁船取漁船人為當分一二人管一船始不過十餘船在海洋行劫不敢登岸肆毒漸而奸民附之者衆其勢遂張尚多不過滿

百其大船止鳥尾船釣船小則水底顛船耳官船則有大䑸船大福船大鳥船俱可勝之賊尚不能得志於我至崇禎元年周三老李魁奇鄭芝龍等有大船動以百計及芝龍撫而周三老李魁奇皆就殲滅壬申七月劉香老具有廣東極大之船每船紅夷大銃十餘枚大小船三百餘號總之沿海隨地設守湯信國建置備所城池戍卒水陸爲防討至周世嗣後軍弱備單盜以民兵戰艦夫亦兵守於外而海軍尚與之確

也近時海邊競習於文多青衿家包蔽冒食軍糧而荷戈者非雇替即殘弱虛名無實遂成波蔽且發盡將出海之軍更立團練於陸而水備盡[illegible]臺罷舊[illegible][illegible]置之[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浙寇新防議二

溫匯之平陽縣首與閩爲鄰其地廣而饒山多盤結不治平陽富室豪家貪利收集閩人闢荒爲皆貧民繼多奸民似有將動之形使水寇兩相響應其憂方大此平陽之守宜重也

寧區惟昌關爲首衝之險南與台區隔數百里之洋北與定海隔數百里之洋止以千餘兵外遏海寇之流突內護象山縣之生靈頻年多亂今議洋遊兵千餘協守再議建敵臺設伏銃險要庶可保一隅耳

寧區舟山獨懸海上相近普陀與定海一潮之隔設叅將居此以爲寧波府之外藩其山極大而有七十貳𡂿恐大盜思據爲巢穴此不可不加意深防也